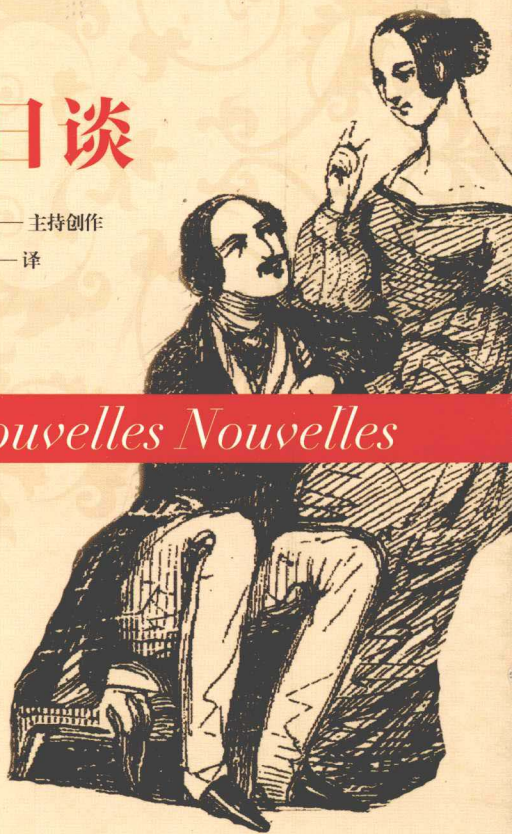


新十日谈

〔法〕路易十一 —— 主持创作
耿晓谕 孟 革 —— 译

Cent Nouvelles Nouvelles



《新十日谈》的幽默和喜剧风格是法国人所特有的；它的反禁欲主义精神，不仅促进了法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了拉伯雷、莫里哀等一大批作家，同时它也是法国短篇小说的重要源头。

新十日谈

〔法〕路易十一 —— 主持创作

耿晓瑜 孟 革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十日谈/(法)路易十一著;耿晓谕,孟革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321-4569-0

I. ①新… II. ①路… ②耿… ③孟… III. ①故事-作品集-法国-中世纪 IV. ①I56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119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钱 祯

新十日谈

[法]路易十一 主持创作

耿晓谕 孟革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52,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69-0/I · 3554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021-62431136

方寸之间寄乡愁

——吴志昆散文集

《一蓑烟雨》序

江子

如果要我从文学的角度来介绍经常被戏谑地称为“长老”的、我的吉安乡党吴志昆先生，我愿意把他说成是一个喜欢写小东西的人。这话并没有揶揄吴志昆的意思，我想我说的完全是事实。吴志昆先生早期是个诗人，曾经在《诗刊》发表过分量不轻的诗作。毋庸讳言，诗歌这一体裁，比起洋洋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字数以万计的中短篇小说，甚至数千字计的散文，从篇幅上算的确是个小东西。如果说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是文学圣殿里雄伟的大理石柱，辉煌的主题壁画，那诗歌，或许是石柱柱础上的雕花，藏在官墙夹层里的珠宝，异邦使者赠送的、适合王者拥有的夜明珠。后来，吴志昆又写起了散文诗，字数上要比以前的诗歌要多一些，但散文诗依然是微雕的文字艺术，每个字都是以吝啬为美的（我记得有一个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说过，一篇散文诗，篇幅有八百字就足够了）。他出版过几本散文诗集，可因

为散文诗的体积小，我所说的几本散文诗集不过是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吴志昆后来写起了散文，比起他写过的诗歌和散文诗，他的散文写作有了一个体积上的变化，字数明显多了起来。他的被称为散文的字，要比诗歌和散文诗更松弛，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表达，更值得亲近。但是，我依然要说，他散文的写作，依然是适合藏在老房子里间带锁的抽屉里的古玩，是乡间地头附在田埂上的花草，穿过乡土大地的蜿蜒溪流，依然是小东西。他的散文和随笔文字，篇幅上基本上不超过千字。十六开的杂志，一篇一般不超过一页，两个页面可以发表三篇。这样的写作不由得让人担心：这么小的东西，要写多少篇才能产生让圈中人渴望的大一些的反响？

可我依然要以他的文章曾经的编者和一直以来的读者以及散文后学的身份推举吴志昆先生的写作。在这个行当混了多年就知道，真正的文字，体积并不是重要的考量。文学的重要尺码，是写作者的气血和文章的精神。南唐李煜，南宋辛弃疾，明末张岱，清代李渔，文字都短小，但饱含了强大的生命力，数百年来滋养着中国人的性情。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加标点符号不超过二百字，却成为几百年来让人赏心悦目的美文。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却成为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吴志昆的体积微小的散文写作，之所以依然被我所称道，除了我们相熟相知这一层，还因为有他独有的魅力在。

我以为吴志昆先生的散文，小小体积里有文化的大认知。吴志昆的文章，有海量的信息，故乡风俗，古代诗文，历史掌故，他乡地理，他都能随手拈来，自成一格。在他笔下，山昏见里，却藏有不凡的史实，一株草木，或许是宗教和诗文里的精灵，一句方言，或许就存了一个地方的集体性格密码。这当然源于吴志昆先生酷爱读书，数十年来翻书不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审美。他看万事万物，总是会以一颗文化的心去揣摩，以一双文化的眼去打量，他的文字，自然就有了他文化的芬芳和风骨，有了充满磁性的文化气场。

我以为吴志昆先生的散文，有我一直倡导的独立精神与自由品格在。我总以为，一个人的散文好不好，除了要看作者读书多不多，文字的信息量大不大，关键的还在于作者的喉咙是否发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是被组织征用还是独立于旷野之中，是以篝火与独木成林的气质，说着自己的话，还是不自觉之间有了宣传鼓动的嫌疑？吴志昆的散文，我以为是以自然的状态，以文化的精神，以娓娓道来的口吻，说着故乡与旅途，说着读书与历史。在文中，他是游子，是读书人，是和颜悦色的长辈，是打马西出阳关的旅者。从他的文字中，我读到了一颗没有被圈养的、自由自在的、信马由缰的心。——那一张张十六开或者三十二开的、承载着吴志昆先生小东西的纸，并不是圈养灵魂的栅栏，却是一个个灵魂自由散步的、无边无际的疆场。

我还以为吴志昆先生的散文，是用文字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故乡。吴志昆是永新人，而立之年才考学进入吉安师专（现在的井冈山大学），成为那里的学生、老师，中文系掌门人。然后又因事业发展需要而被组织选中成为吉安技校的校长。以政府公务员退休后他奔走于江湖，往来于南北。我因与他是故交，会经常收到他的短信或电话。他路经南昌时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喝酒，他虽年过花甲，但喝酒依然有少年的豪迈，还有永新人惯有的几分游侠气。他息隐于武汉、深圳儿女处，或参谋于民企，或开讲在高校，或游走于旅途，既饱看风景，又尽享履痕所履之地浓浓的朋友情、师生情。或者说他热衷于旅途，成了名副其实的异乡人。他退休后然后离开了与文学有关的岗位和与地理有关的故乡，于他来说，就是开始了双重漂泊的人生。故乡已远，而他的写作，其实就是不断地用文字建造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故乡，用文字表达着对这样一个虚拟故乡的乡愁。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当然不会是古代臣子献给皇帝的奏疏，也不可能是青年男女情意绵绵同时废话连篇的情书，而只能是一个游子献给故乡的家书。这样的家书，篇幅当然不可能长，一个深陷旅途的人，在路上用随身携带的一两张纸，随手写下的文字，当然不会是长篇大论，不会有恣肆汪洋的表达，过于修辞的矫情的话语，只会是朴素的、却富有深厚情感的言辞。小小的十六开或者三十二开的许多纸上，承载的是一个花甲之年的异乡人炙热的乡愁。

受吴志昆先生所托,以后学身份,写下以上浅陋之辞,权作序。

(江子:江西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江西《星火》文学杂志社主编)

【目 录】

序言·〇〇一

第一辑 亲亲草木

亲亲草木·〇〇三

山村旧事(七章)·〇〇七

远去的家园·〇二一

遥远的帆淡淡的殇·〇二六

民俗乡情四题·〇三三

乡戏·〇四〇

村味·〇四四

乡村手艺人·〇四八

井·〇五一

一棵移民进城的老树·〇五四

命运：一盒烟？·〇五七

家长是谁·〇六〇

高原之魂·一二六

优雅巴黎·一三一

威尼斯：将要沉陷的辉煌·一三六

欧罗巴的灵魂托付·一四〇

天地有大美·一四五

给城市一个集体记忆·一四八

秋醉喀纳斯·一五一

西域火洲帆乡蔚贤·一五六

险韵：黄山松·一六一

版纳雨林的故事·一六三

汀江的文化坚守·一六五

最后的桃花源·一七〇

杨岐寺小记·一七四

寻找原生态·一七八

为这一片山水抱怨·一八二

欧公故里情·一八五

非常年代的非常经典·〇六三

新年钟声为谁而敲·〇六五

走过四季·〇六八

素颜本真读井冈·〇七二

如果·〇七八

英雄离我们远去·〇八一

尚义好文话『咕啦』·〇八五

忠义诚信的古典与今编·〇九一

储云的地方·〇九四

远村温汤亦卖钱·〇九六

客家山居·〇九九

第N辑 笔走天下

晨痕或者心印(五章)·一〇五

溯江而上·一一七

上美若水·一二一

无中生有·一八九

代言古村两则·一九二

第2辑 漫卷诗书

人性的苍凉与崇高·一九九

一代女杰，一曲悲歌·二〇三

长征健在者，慷慨当年·二〇七

便携式博物馆·二一一

晶莹的露珠·二一四

读诗二叶·二二一

新咏史与超现代·二三一

苦牛斋笔记（十五则）·二四三

传统文化的友情·二六〇

附：梦入巫山更晓云·二六九

跋·二七九

第1輯

Chapter·01

亲亲草木

亲亲草木

1600多年前，一位贫寒文士，自齐鲁老家赶往江西的庐山脚下，应邀去谋个饭碗：“严霜惨节，悲风断饥，去亲为客”。几十天里，在浩渺水域漂泊，在绝险天路的石壁凿石架木的栈道上孑孓独行，听“孤鹤寒啸，游鸿远吟”“诚足悲忧，不可说也”。

然而，这般孤苦凄艰的旅程，他来到快近庐山的湖北黄梅大雷水畔时，对眺望俯察的江、湖、山、草、木、鸟、兽、虫、鱼，还是忍不住发现欲、表达欲的技痒。寒夜或霜晨，鸡鸣小店或茅草农舍，他研墨，他濡毫，他沉吟，他一吐为快，煮字燃心，极尽丽藻。一封写给他亦有文字同好的胞妹的家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不是家长里短，也不是油盐柴米，而是羁旅即景，是“栈石星饭，结荷水宿”这样的野态雅文。

地广人稀的鸟兽世界，旷古如斯的葱茏草木，野性蒙昧的自然生态。那时的人，依然还匍匐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尊崇之，畏

惧之，敬仰之，但不再如动物那样混同于自然，已有审美的优裕去观察、欣赏大自然。

这就是后人谓之的人文觉醒。

有人发现了山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乌纱帽不好戴，斗笠蓑衣又不想戴，茫茫人世何逃避？到山间去浪迹忘形，到水边去濯波怡性。“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的谢灵运，成了中国山水诗鼻祖。

有人发现了田园。“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这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篱落野菊，随意撷拾，恬淡自适，率性天然。或“草盛豆苗稀”“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或“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辛勤劳作后的披月踏露，偶遇田父时的共话年成，都散发浓浓的田园野草清香。

有人发现了宗教。佛教西来，本土化是在禅宗五祖后。此前佛徒多一衣一钵游僧，此后集中修行，劳作自给，山居为主，隐身林莽，农禅并重。其直指人性的佛理心态，外化与自然草木和谐共生的生态，这才真正扎根于中国农耕社会。说来巧，五祖弘忍是陶渊明稍后百余年的小老乡，其祖庭，亦即鲍照“与妹书”的那地方。彼时彼地，一定是鸿蒙初开，草木葳蕤。

草木无言。

草木皆诗。

现今的人们，谁还能认出几样草木的名儿？高大的乔木，或许还能认得那么几株，而漫山遍野青翠着的卑微野草，我们大都熟视无睹。不明白它们因何生，何时生，因何死，何时死，更不知它们的家族、习性以至姓名。

我们谁不熟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但我是至今不认得那像“窈窕淑女”一样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那种在清清溪流中荡漾摇曳的“荇菜”。

我们也许私羡“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的那份艳福，却不一定知道“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的“舜”即乡野平常习见的木槿花，农夫多用来编织园篱的那种。

我们也许朗朗上口地背诵“采采芣苢”，为它的群歌互答余音袅袅的妙不可言而击节，可我们也许不知道，“芣苢”就是叶肥穗大的车前草，其实，满地都是呢。乡间务农时，凭老人指点，就是采集这种野草治愈自己既贫还罹患的尿结石。

一部《诗经》，先人灵魂的呼吸，中国诗歌的萌芽，文学的萌芽，也是中国《本草》的萌芽，诗在草木芬芳中飘逸。诗三百篇最为宝贵的文化因子，或是 2500 甚至 3000 年前我们先人对草木冠名的记忆保留至今！

中国诗歌何以到唐朝就盛极而衰了呢？重要缘由，怕是因草木而感悟而起兴在那时已经到了极致！试想想，“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刹那一念的大白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万